



世界文学名著
(全译本)

WORLD LITERATURE

飘

(下)

GONE WITH THE WIND

(美) 米切尔 (Mitchell, M.) 著

姜春香 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WORLD LITERATURE

飘

(下)

GONE WITH THE WIND

(美) 米切尔 (Mitchell, M.) 著

姜春香 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GONE WITH THE WIND

Margaret Mitchell

第四部分

第三十一章

1866年1月一个寒冷的午后，思嘉独自在埃伦的账房里写信，为了应付皮蒂姑妈，她努力地解释着艾希礼一家和她不能回去的原因。并且知道，皮蒂姑妈一定没有看完全文，就会放下信，然后拿起笔再写一封更加哀伤的信：“我一个人都要吓死了……”

手没过多长时间就感觉冻僵了，天气非常的寒冷，于是她停下笔，不断地揉搓着双手，而且脚使劲儿向专门用于冬天取暖的棉絮里伸着。我可怜的奥哈拉家的大小姐啊，甚至没有一双好鞋子，这双早已磨破的鞋，还用破烂的地毯勉强垫着，虽然脚掌没有挨着地，可一点儿也感觉不到温暖。就在那同一天威尔牵着马到琼斯博罗钉马掌，她非常的不高兴，这年头人都没鞋穿，马却有双好“鞋”。

正打算继续写信，刚拿起笔，就听到威尔从后门走进来，于是放下手中的笔，等着他进来。这时他的假腿咯噔咯噔地踩在地板上，走到账房门口停住，但是没进来，她随口喊了一声，他才应声进屋。威尔的两只耳朵都被冻得发红，头发看上去很乱，但是嘴角儿却含着笑意。

“思嘉小姐，”他问，“你到底有多少钱？”

“你不会是因为我的钱，想要娶我吧？”她有点不高兴地问道。

“当然不会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”

她忽然抬起头看着他，威尔的表情一脸凝重，看不出什么来，但她内心有种不祥的感觉，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“我一共有十个金币，”思嘉摊牌说，“就这么多了。”

“不够，小姐。”

“做什么不够？”

“纳税。”他一边说一边瘸着腿挪到壁炉旁烤火。

“纳税？”她不自觉地又重复了一遍，“威尔，我们不是已经付过了吗？”

“是缴过,但不够,我也才刚听说。”

“这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
“小姐,我知道你已经够累的了,但今天的事非常重要,我不得不告诉你,他们要的数目太大,据我所知,塔拉的税款在全县排第一。”

“我们已经缴过了,怎么还让我们缴啊?”

“小姐,你平时不经常出门,当然不知道此时的琼斯博罗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,如今也不是小姐们可以去的地方。此时的琼斯博罗,早成了那些南方走狗和北方佬们的天下,他们掌握着一切,另外就是那些往常耀武扬威的黑家伙们,白人都不敢上街——”

“缴税跟这些有什么关系?”

“小姐,你不要着急,很快就说到了,塔拉的税款被定得很高,每年向我们收一千包棉花。我认为这件事里有蹊跷,就到附近一个酒吧去打听,还真是有那么回事,有人看上了塔拉,于是把它的税款定到足以使你破产的价,接着再通过政府拍卖,他们就可以非常廉价地收购塔拉。那到底究竟是谁在打塔拉的主意,这我还不知道,但是我遇到了凯瑟琳的丈夫,那个鼠头鼠脑的希尔顿,当我向他说起这件事时,他好像知道什么似的。”

威尔将他所知道的消息温和地说完后,接着坐下来按摩他的半截腿,假肢本来就装得不好,一到冷天就腿疼。天啊!看看他心绪不定的样子,这就是说,她的塔拉可能快保不住了,政府拍卖之日,就是塔拉的末日!

思嘉和两个男人有着非常默契的分工,家里、地里的生产和经营由她来负责,外面的所有事务由威尔和艾希礼经营,到琼斯博罗和费耶特威尔全都是他们俩去。他们在饭桌上谈战后重建的事,她根本不感兴趣,犹如从前对父亲的战争话题打不起精神来一样;当然,有些事她也是有所耳闻的,像什么南方乱党趁火打劫加盟共和党,还有北方佬涌入南方大发横财,一个提包就是所有的家当;还有黑人事务所,她也听说现在的黑人变得无法无天,但长这么大,她没见过无法无天的黑人是什么模样,也就半信半疑。

但有些事情,两个男人有心瞒着她。

在战争结束后,她满以为全部都可以从头再来,事实并非如此。重建时期可能比战争时期还要动乱,他们不想打破她的痴梦,再说多一个人苦恼,也改变不了什么。即便他们当着面谈论一些问题,也是避重就轻,避开中间重要的环节,她也是一个耳朵进,一个耳朵出。

艾希礼曾说过,北方佬抢夺南方划成了他们的殖民地,根本没打算建设南方,南方正面临着无情的打击和摧残,威尔也曾说北方佬不想让南方人过

扬眉吐气的生活。这些在思嘉眼中都是男人们的事,和她无关,就拿她自己来说吧,北方佬没有碰过她一根汗毛,战争结束了,他们更没有机会这样做了。她只关心塔拉的收成,塔拉的棉花,关于政治,她才无心去管呢。

但是在北方佬的掌控之下,她理想中的公平社会已经不存在了,南方正处在危急状态,到处都是他们的军队。更糟糕的是北方佬组建了黑人事务所,这个机构是专门为黑人“服务”的,他们掌握着地方政府,制定为他们服务的法律,那些从农场里跑出来没事可做的黑奴,就由他们养着。更可恶的是事务所唆使黑奴向他们的老主人“讨债”,塔拉农场的监工威尔克森就成了分所的所长,他的副手就是那个不成器的希尔顿。这两个人,一个比一个差劲,他们唯恐天下不乱,到处造谣,说南方人和民主党又在预谋把获得解放的黑人捉回去做奴隶,说黑人事务所和共和党才是黑人的庇护神。他们两个极其嚣张,说黑人与白人生来平等,相互之间可以通婚,还承诺把主人的土地分给他们,每人四十亩,再加一头骡子。最可恨的是,他们还无中生有,找来编造的白人凌辱黑人的“事例”,煽动黑人对白人的仇恨,这块土地从来以和谐宁静、主仆情深而闻名,此时却掀起了仇恨的狂潮。黑人事务所一直都在军队的掌控之下,特殊时期,黑人事务所有军队的拥护,有谁胆敢对他们不利,就会被拘留逮捕,不管地方政务,还是学校、医院,连一个纽扣儿的交易价格,全都在军队的监控范围,由威尔克森和希尔顿说了算。

威尔特意不让思嘉和他们交往,通常的事情他都能办得很好,棘手的事情是瞒着她处理的。可是眼前这件事,他没了主意,并且关系到塔拉的存亡,他必须告诉她,他一听到,就跑来跟她说了。

“可恨的北方佬!”思嘉愤怒地道,“还让人活吗?打败了我们,烧毁我们的房子,让我们没有吃的喝的,并且指使那些个坏蛋来迫害我们。”

这样的情况思嘉怎么也没想到,对于即将到来的春天,她充满了向往,认为有了收获,一切都会好起来,而现在幻想破灭了,她心情坏透了。战争是结束了,但她还是别人案板上的肉,他们不但控制着她的生活,而且随时可以让她卷铺盖走人。

“可是,威尔,战争不是已经过去了吗?”

“小姐,”威尔抬起他那土黄色的瘦脸,看了她好一会儿,“并不是你想的那样,事情没那么简单,我们的苦难才刚刚开始。”

“税款到底是多少?”

“三百美元。”

她被惊呆了,这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。

“我的上帝啊！我的上帝啊！”她颤着音，话音断断续续，“我们去哪里凑这三百美元呀？”

“是的，小姐，就像凑彩虹，凑星星，凑月亮一样困难。”

“威尔，他们不能拍卖塔拉——”

他的眼睛里充满着怨恨，她呆呆地望着他。

“小姐，他们能，什么事他们都干得出来，请不要介意我粗鲁，我是真想骂街，这他妈的究竟是什么社会！他们规定在 1865 年民主党中缴税超过两千美元的，没有选举权，军人只要是官衔在上校以上的全部没有选举权，连联邦政府里的官员，甚至小到公证员都没有选举权；但南方叛党有，北方佬和提包客有，他们还欺骗说是什么赦免，然而只要有一点身份、地位和金钱的全都失去了选举权。

“我倒反而是符合他们的标准，因为 1865 年我还是个穷鬼，更没有得到一官半职，只要宣誓效忠他们就能得到选举权，但我不愿去，他们如果能做得好一点，我也许会宣誓效忠他们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太让人寒心了，我希望这一生不要有选举权，也不愿意和威尔克森、希尔顿那种走狗，斯莱特里、麦金托什那些穷白佬为伍。虽然他们能管我身体，但管不住我的心。现在就是他们这帮人说话管用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说让你缴多少你就得缴多少，白人一点地位都没了，就连黑人杀死白人，也不会被判绞刑，而且——”他说着说着停住了，一副愧疚的样子，他和她一块想到了一个单身白种女人不幸的遭遇。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。“黑人为所欲为，都闹翻了天，反而有事务所和北方佬军队做保护，对此，我们是爱莫能助，只能坐以待毙，因为我们没有选举权。”

“选举？”思嘉困惑地问道，“这关税款什么事？威尔，你不要再想什么选举了，重要的是塔拉……好在塔拉名气很大，人们都知道它是个不错的农场，我们可以想办法把它抵押出去。”

“小姐，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呀！这会大家都自身难保，谁还可能有钱买你的农场？你能抵押给谁呢？北方佬和提包客们的一双双贼眼，倒是正在打塔拉的主意。”

“我还有个钻石耳环，我去卖了。”

“耳环，一般人家连肋骨肉都买不起，谁还会有闲钱买这东西，要是你能有十个金币，就算富豪了。”

两个人立即陷入无语，无计可施，思嘉心里有种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的感觉，鸡蛋不是其他人，正是自己。

“如何办才好，小姐？”

“我也想不出办法。”她无力地回答，长期以来，这么拼命地干，弄得心力交瘁，筋疲力尽，然而到最后，还是挣脱不了命运的控制。不过她已经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，她坚信这一次也会像过去一样，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

“我还是没主意。”她说，“千万别和我爸说，我不想让他分忧。”

“我清楚。”

“这件事你跟其他人提过吗？”

“我是第一时间告诉你的。”

这点她倒是毫不怀疑，她这里是“坏”事聚焦点，只要谁有棘手事都会来找她，好像她就是耶稣。

“威尔克斯先生现在在哪儿？可能他会有办法。”

思嘉感到惊讶，威尔的神情在艾希礼回来那天她就目睹过，他好像什么都知道。

“在果园修理围栏，我来时听见斧子声了，他好像也没钱。”

“我跟他商量商量，难道不可以吗？”

她无奈地说，脚上一用劲儿蹬掉了取暖的棉絮。他也不发火，继续在火旁烤手。

“外面天冷，你还是戴上围脖吧，小姐。”

围脖在楼上，她根本没心思去想，希望是他一个人，她急切想见到艾希礼，想把自己的烦恼说给他听，她怀着祈祷的心情，期待和他单独会面。

自从他回来以后，两人就没有单独在一起过，总是有别人在场，尤其是缠人的媚兰，像个影子似的，时不时地摸摸他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确定他是真实的。这个小姑子简直是她的眼中钉，一度她没有了忌妒，可那时她以为艾希礼死了，从他活着回来后，她的忌妒也随之被激活，媚兰那副“卿卿我我”的样子，让她有种说不出的不自在，但是也无话可说。她一定要找他谈谈，就他们两人。她迎着斧子声向果园走去，树枝孤零零地矗立在寒风中，她的脚都被草打湿了，塔拉几英里长的围栏毫无理由地被北方佬毁了，艾希礼在劈木头，正是为了修缮它。这可是项大工程，就像塔拉农场的的事情，好像总是不完。

思嘉觉得茫然无助，太累了，她憎恨清贫的生活，憎恨日复一日地劳作，艾希礼要是她丈夫，那该多好，他宽阔的肩膀可以承受一切，而她什么也不用管。转过一丛石榴树，她看见他正在擦汗。艾希礼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，衬衣是杰拉尔德的，穿在他身上短得显眼，爸爸的这件衣服，一般参加法院开庭

责任编辑：刘 薇
封面设计：张立娟

ISBN 978-7-5317-2653-1



9 787531 726531 >

定价：48.00 元(上下册)